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一

策

時議策五

論治邊之策　孫諫議

臣伏見陛下深以戎狄為念而治邊防儲軍實飭朝將慨然思古之將帥至親撰文以祭前朝大將之有功者垂老降虜賜之服章延見訪逮以此見陛下之於夷狄懷不平之憤而欲上為列聖攄之於無窮也臣切不自料謹上治邊之略伏惟留神采擇

國家與契丹和好六七十年雖時有邀求或小侵擾然未嘗敢傾隳信誓深入大擾邊民白首不見兵革朝廷雖歲捐金繒尊禮車服以結其權心然吾之元元得父子相保以養其家不至于暴露流離肝腦塗地者列聖之賜也其賄益厚其勢益驕其辭終至於用武何也與者倦而取者無厭約既久則其終必叛叛則其至於用武也豈得已哉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不得已則軍儲不可以不實邊防不可
以不修將不可以不擇卒不可以不練吾之糧械既已備足戎
人守信誓謹疆場則吾固待之如初若夫有所求違約妄作或
約重兵以臨境上恃吾有以待之則以戰以守惟上所令自雖
未嘗至邊州以目之所覩見切恐今日之將卒器械糧粟未可
以與虜角也且聞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享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選車千三百乘騎万二千匹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單于破
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委任邊將必若趙之於李牧
可也太祖皇帝神武聖謨獨知邊事故關南用李漢超瀛州用
馬仁瑀常山用韓令坤易州用賀惟忠棣州用何繼筠延州用
趙贊慶州用姚內斌環州用董遵誨原州用王彥昇靈州用馮
繼業遠者至二十年近者亦不減十餘歲其家留京師者撫卹
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市易免所過征稅今募

驍勇以爲爪牙每來朝必召對賜坐飲食之其還也厚加賜賚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通知蕃人情狀敵將入寇我已先知設伏掩擊多能以寡勝衆以至於取蜀取荊下嶺表克江南二十餘年間用兵四方而不以西北爲憂者諸將守邊之力也臣以謂才能策略若此十餘人者不乏於世顧所以委任責成之道何如耳誠能講求用人之方於諸州要處試而用之其才果可任也則付之一州以便宜從事地可耕闢聽招士兵卒可選用任其處置財可聚散任其出入間諜往來任其自便率歲來朝親見加礼使君臣之際洞見心腑則將輸其忠士盡其力是備邊諸州皆得李牧以守之也如此則虜之進退常在中國至於無厭之邀求無故之侵侮彼將望風而自沮矣孰敢赴湯蹈火以取覆滅哉夫以衰周之諸侯唐室之藩鎮皆以一國或數州之地外抗夷狄内拒天子蓋用志不分者能以小敵大委任責成者能以寡勝衆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總總然

嘗有夷狄之患用人不專而間諜者投不假人以權而朝廷自任其責故也臣聞治天下者譬之養身身之血氣不可偏有所養養血以勝氣養氣以勝血皆以致疾而害其身文武之爲用亦何以異此國家自西師講和以來天下以兵爲諱武事之不講也久矣陛下天錫勇智兼用文武方將大振天下之弊以爲宗廟無窮計慮則夫備邊選將之方特其小小者耳伏望陛下日新盛德聽用賢俊收采衆策以期成功天下幸甚慶曆元年上

議立孔子後　祖秘監

臣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則曰褒成褒亭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爲君或爲侯爲公爲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爲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皆

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欲乞明詔有司詳求古制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无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至和二年四月上時為太常博士有旨送兩制詳議

上疏言皇嗣事　　趙清獻公

臣聞聖人之制事不可无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於去禍以歸福却亂以爲治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覩陛下聖躬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揺賴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復躬寧康然猶上有謫見之文道无虚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戒於其明白了寤寤我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爲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万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爲戲韓愈亦云前定可

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含讒見妖言之蠹誠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誠思所以破姦雄僭賊之窺覦斷然更發英意擇甲宗室賢者享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亦天下以至公而毋擇爲伐況陛下春秋富盛福壽無疆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嚴貳事財何損權宜方今雄冠旦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爲福治安存元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有言責討元家爲戚任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儻毫有益於朝廷則万死甘從於鼎斧鑊干冒旒冕目冗任納忠之至

幾策二篇

審勢　　老泉先生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

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求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不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

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弱者其亦可悔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為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土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也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

莫不且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万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万而天子一呼於殿陛之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

以為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敢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走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臣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弱於弱周之數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

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
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
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
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
而不可者今誠能一二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
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於衆人是
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
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
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
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
下之勢可以復強臣故曰乘弱之勢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
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万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
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
知夫万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臣愚以爲之曰威者君之

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无戒是無君也久而政弊或其小節而舉之以恵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礼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

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无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

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以為不如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秦亂劉項戰爭之後中國虛弊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也猶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室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孫于繼立大臣外叛撓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天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死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勢劫之歲得金錢數百千万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万而中國損數百千万吾日以富中國

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民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臣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亦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弭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

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自知其不振形勢以誘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与吾戰邪曩者以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変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行彼不欲戰而我遂不与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吾乃与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志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爾臣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

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彊反先以制當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
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
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
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
夕俯循而摩之呴呴然而吹之幸而无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
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
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
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
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
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
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
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
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
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无事而臣

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骎骎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大亂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於

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
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鼓旗寂然
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
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
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我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
與之戰彼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
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
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而不可以施之於智
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鬭者也雖然蓄全力以
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无以待之則聲
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斃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
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
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
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

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計窮遷延以遺呂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爾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伯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盡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一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二

策

時議策六

上時務十條　明道先生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迂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

所必為者固可與其必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於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縣

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則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要之法以為

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今京師游民數逾百万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負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衡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山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利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

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分定，則姦詐攘奪人之求厭其欲而無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有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為法措之道，則審而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條時務七事　李尚書

一曰崇廉恥。臣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而管子亦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古之聖賢所以崇尚廉恥如此，其切而後世或置而不察，良可歎也。昔董仲舒當漢武之時，數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眞。恥不崇於世，則名分不足以彙觀，賞罰不足以正功罪，公議不行，人才日壞，欲相與隆政治，何可得也。臣伏見熙寧已還，急於事功，易於揀拔，超越倫等，率循資格，謀利者計息以為賞識

儌者巧詐以拜官矯詐須奪辟不願覆息今雖至其所以致之之源而流風餘韻尚有存者士不修己而以干進爲事不務率職而以請託爲先毋論薦士則自媒者盈卿士之門屬託者交車馬於道違公議者貴賤毋物理者不懲以得爲恥毋復愧畏此風寖長爲弊甚大臣愚欲望聖慈深詔有司訓以治躬節求忠實廉退之士進之官師以厚薄俗其不懲者乃委御史臺彈劾則人知修身而賢不肖別矣賢不肖別於朝則退夫陋俗亦知化矣二曰存鄉舉里選聞周之取士也其書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未聞以文章選賢也後世法敝求弊紛起下之人不復以誠事其上而上之人何復誠信而聽之哉此鄉舉所以終廢而試藝之法不可革也今天下三歲一考士初試於其鄉州再試於京師而官之曾莫原其修之於家行之於其鄉黨朋友者何如也士知不考其素而唯文章之工毋復有自重自修之志哉欲有自重自修之士[illegible]舉美問學深博

其忠足以重君其才足以治民而不幸不工於文章則終身不得齒仕版立朝廷矣豈不可為之長太息也今有徑寸之璧棄置而不貢之朝莫不為之悢自重自修之士不貴於珠玉哉此臣所以為朝廷惜也臣愚欲乞詔天下州郡當貢士之歲許於解額內挑試而貢一人擇鄉黨孝弟忠信通博之士俾其閭里之善士以告守令守令司察而告之監司監司覈實果否而上之禮部禮部考察之考其所學等差而上之朝廷朝廷隨其等差參諸貢士而官之仍命有司立為條約死則關之有其人而不貢則治之宰非其人則坐之如此在天下之士各知修方以行已則以文章選士之敝有時而衰矣三曰別守宰臣伏以四海九州之大生齒之夥朝廷不得家治而人教之也為之建州縣張設官吏約以詔條使人循理而趨善安生而樂業雖然朝夕與民相親而易致感者莫如縣令郡守次之監司又次之今吏部之格雖曰以斈官為縣令斈官為縣令者僅得其半而

積善多者亦得為縣令然則未必賢可以為縣令者也縣令雖
以年資而為知縣亦舉者亦未必賢善治民者也以未必賢善
治民者積三四任而為知州其才亦未必真能為州也如此
而欲望州縣皆治何可得也蓋其才未可以為縣令者常為掾
丞可也不可為知州者常為佐貳可也臣愚欲乞別異守宰與
掾丞佐貳為二塗使才未可為守宰者終身為掾丞佐貳才可
以長民化下者雖久為守宰可也雖欲於守宰以擢監司或進
為朝廷之官如此則才否分而人品別矣今誠能於州掾縣佐
選其人令可為縣令者授之中下之縣縣治矣授之上縣上縣又
治矣授之以難治之縣難治之縣一再皆治也擢之為知州初
則授之以中下之州中下之州既治矣使劇州劇州又治矣而
其人不可為監司為省府卿士以備選擢者未之有也若其才不
可以為縣也雖積歲益久而寡過也不害其進官而為幕職州
佐也夫才不可長民而為幕職州佐以終其身以盡亦幸矣夫何

悵哉四曰廢贓貪臣聞爲國家者舉士而官之非以奉其身爲民而圖治也制祿而頒之非以厚其家代耕而養廉也今猾民之衆帛損邦之貨泉隨其爵位而祿之矣貪汚之士以賄賂罪者歲不可勝數非獨爲士者上負邦家亦朝廷法制有以召致之然也今吏部四選附籍者幾三萬員而在選者常以數十員賢愚弗別廉汚雜糅客食旅館或逾年而得一闕更兩歲而及其期官冗員多莫如今日曰選調以謂任於朝而食人祿矣公私過咎或不得免而肆然犯法以贓獲罪其迹顯著尚足矜耶而使之因緣敢有積累則限而叙復之何也欲望詔有司凡以正贓抵罪者一切廢置示弗復用其或才能卓異不幸絓誤也命鄉士以名上之付有司以議之或有可收也降等而官之終弗優也鄉士同其罪則官資而免革矣五曰定疑獄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獄訟至繁奈官吏至衆蓋獄訟繁則不能無

可疑可愍之情官吏無則不必皆明習法律之士前日慈雨之
初自不避誅戮嘗陳所以致旱之因矣我朝累聖臨御欽恤庶
獄上遵先王之戒方州之請多原情而蒙貸矣夫以先王之聖
智猶曰寧失不經今方州所請將專深文而務殺之耶又因以
罪其官吏官吏畏罪則取可疑可愍者避情就法而殺之矣安
肯上請而取咎悔也哉況夫官吏之愚雖以遍曉而務在免過
希合己恩伏望朝廷以前日所降詔旨特加修明曆示海宇俾
可疑可愍之獄昔如平日以其實情上請付有司議之或失於
妄請也亦如昔者特放其罪如此則疑情愍獄皆得以上聞而
好生之德周四海矣六曰擇儒帥且聞用師之所先財用積器
械利城壘堅士卒練將帥撫五者具勝敵之能事舉矣先帝憂
勤積歲以備兵備今粗會當平等積錢餘五万貫穀帛五十斛亦
復稱是財用不謂不積矣然節戶來鼓羽毛齒革之材請屬利
之要巧者奏工殆餘十年械器不謂不利矣增城築堡塹當要

戍守禦之方無不詳盡城壁不謂不堅矣行陣坐作引弓擊
刺之法靡不講究士卒不謂不練矣屢戮之勇有功必賞賜
官授節旄逾僭等將帥不謂不擇矣雖然吳子曰凡人論將常
觀於勇勇之爲將萬分之一蓋言以勇擇將未盡其要勇敢之
將迎敵以取勝可也若與制列城專一道撫百萬之衆敢饋哉
之佐矣所能任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以是言之非通儒
學士知國勢者不足與知此且不敢深陳古事在仁祖時蓋非
光仲淹韓琦龐籍之徒不用也然今日所當擇者皆少冀朝廷
加慮而深思也七曰修役法自聞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而使之以時人不告病後世有不然極人力而疲之莫之恤
也昔者破民之力莫甚於差役差役之甚至有破民家產盡貲
妻孥以償死者熙寧元豐之間以差役爲病民也使一切輸錢
於縣官官爲職間民而役之方是時朝廷改法則意在息民議
法之臣以寬剩爲事平民輸之歲寬不逮復思差科之爲幸也

今者既詔有司講明差法前日所謂破家蕩產之敝悉已蠲除而是非猶與議論未一皆以謂上户特幸中户役并上户特幸則求所以抑兼并而均民力中户役併則其爲病有過於輸錢者愚以謂法無新陳使民若良法也論既彼已可以若確論也欲望朝廷命有司二法之至要而散取之參公論之可行而修定之使久便而久行百世無敝豈不善哉此下役法於四方而付其書於戶部以省之愚見其必可久也欲乞再承詔旨許自郡畿以及諸路先召畿令因版籍即新舊帛裁損之以名近畿數路監司如畿縣之法自近以遠遠因可以常非不踰歲而天下之役書全矣夫爲法之大及物之衆休戚所繫治忽隨之爲國家者可不慎哉所以不敢冒鈇鉞之誅而不能終嘿也元符元年上時爲戶部尚書

議羌界邊策　　王樞密

臣累乃前年上疏論天下之大害曰莫如闕會之坐斂中國顧

陛下早圖之今罝司人入朝以請地爲事陛下今宜靈安邊陲
久之計深以此事屬諫大臣而關大臣議論參差無一定之策
竊度聖心惑之未有以處自以謂聽言之道必以事觀之則一
言可決國家未開拓以前惟以信義爲重夷狄之心不敢輕侮
故邊患亦少邊患少故民力紓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
彊所以能坐制夷狄而不自弊開拓以來以有限之財供無窮
之費以無窮之費貪無用之地民力已困而不可反人心已危
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不於此時修復信義爲天下休
息計尚可固執更增後日之患乎昔漢桑洪羊等請田輪臺之
已以威西國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
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廼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
明休息思富養民也今議者欲請留蘭皋而田之何以異此惟
陛下鑒武帝之所以悔於終者早悔之於甚至宣帝時覩祖諸

罷軍師之田元帝時賈捐之請棄朱崖郡唐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勿立高氏李德裕亦請勿保安西是數人者皆一時之賢豈不為國家惜威靈重棄其地哉蓋不欲貪外耗內疲竭生靈苟虛名受實弊遺國家無窮之患也今窮荒之地於國家之勢不以得為彊不以失為弱識者皆曰去大患以自完乃所以彊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守已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恩結和平之信又矣此時後日兵連禍結中國厭苦而腹心之患生陛下雖欲罷而棄之將不能矣臣度議者謨不過曰十餘年間竭天下之力而得之寧忍一旦委之乎此不知經遠者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傷之民命既非悔可追矣而後日之患猶不勝之于分則當何辭而已耶又不過曰恐啓無厭之求益生邊患不如勿與此不知自勵者之慮也夫彼求者無名則我執者有名與無名之求孰當固無且彼雖戎狄既已與之當木知恩尚何無厭之請耶若

有負以給之循其衆則無以贍之將如何哉臣聞開邊之初其費不可以數言罷兵之後歲歲常費猶不減數百萬一有騷動其將奈何陛下須念此皆出於中原生靈膏血夫中原者陛下據之以制四夷者也而以生靈膏血塗窮荒不毛之地欲為萬世長久之計豈不殆哉此事萬萬無可疑惟陛下留神草賜省覽天下幸甚

議安反側事　　王諫議明叟

臣伏聞近者朝廷以放黜一二大姦并數臣雖恐人情不安將下詔書以安之又將戒言事官凡臣僚舊惡不得復言臣固未詳其虛實誠出於此臣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其狀於今月二日投進訖臣今又聞詔書有言者勿得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戒竊以為過矣夫為陛下之耳目者言事官也為陛下之股肱者有司也小人情偽萬狀猶懷舊惡初多隱伏卒而發露者見則言事官論之有司行之然後小人不得大肆而朝廷

清明陛下可以無為而治矣蓋小人之宿患舊奸發露者見而言事官鉗口而不得言有司束手而不得治則小人肆行而無所憚矣使小人肆行而無所憚則禁君壞法蠹民害物者撓起鍛煉而爭奮矣朝廷尚安得清明陛下尚安得無為而治哉或言事官患貨而違詔以舉職有司疾惡而違詔以行法則陛下之詔書乃成虛設言事官有司之違詔者亦不為無罪又須按治則綱紀紊亂賢不肖混淆而意外之變智者有所不能謀賢者有所不能救矣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而迭為盛衰者也故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為否夫否泰者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今朝廷優恤小人而出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是乃抑君子而長小人歲月之間邪蘖漸滋則天下不幾於否乎豈若帝乃雖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孔子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亦未之聞稍言者之口而使不得言小人之莫發有言者之職而使不得治小人之惡也今

陛下必欲下覽天之訃以安群小之情則惟用闊略細故以銷之可也何至壞朝廷之紀綱使小人舊數須惡之發露著見者其事狀雖涉於罔上亦一切不問而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以為小人之資也大望睢蕪蓋從之勑講之謹於出令無為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書河北備邊三策　浮休居士

自猥以衰疾纔蒙擢選使待罪邊垂五年時書在固已非戰况當遼人新舊之交河朔累年饑流之後使遼人盟好如昔但或渝變更不復論償使有毫髮好惡不同前日便貽中國深憂以自覩之今日河朔之勢正如羸夫元疾定之前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一旦倉猝不可枝梧邊臣君頑為振擧則謂之張皇而朝廷亦自不容君本舊處安號為無事則綱目日見稍廢有不勝舉之憂故凡議河朔之政者必以今日為最難此臣所以不敢緘默為陛下陳之也其當急務者略有數端故曰選將兵擇君守臣

兵額審擇用諜探報數事修立則備邊之術已過半矣苟行之得策亦無張皇生事之患今臣輒有所請敢望陛下留神省覽特賜施行張旗創則事無不集若委之有司撿條貫難則無復幾事矣謹別具開析奏陳一曰選將兵凡言河北軍事者必曰將驕卒惰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此上下所同知也或者欲爲之整齊訓練之則必曰河北軍情不同比稍急則生變此中外所共患也又爲將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東陝西不敢往蓋欲來河北百年之間未嘗知有烽火之警雖有屯兵不離本路惟安處游暇日安得不驕且惰也近日朝廷遣河北將兵遣戍陝西其得拘勞之策臣欲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將兵輪那出戍河東陝西却將東西京將兵專戍河北以補河北將兵出戍之闕仍比之他將出從代期所貴乎特則知有道塗往還之勞緩急則知有出入戰陳之事二曰擇郡守勘會河北沿邊小軍自兩地講好以來逾今百年雖號爲邊郡不知有戰陳守禦之事雖進

飲食宴樂優游暇日而已以此凡孤貧公平奇崒之士莫得而
居之以至城壘罷拆凡所謂軍中之職不遑講脩相甚要至人
已成俗臣伏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沿邊知軍州及將副選
擇腳色內曾經三路沿邊城寨將佐及曾有戰功內知州軍曾
實歷路分都監資序人充仍舉行自過和以來河北沿邊知州
軍條貫所貴緩急之際不致誤事　三曰系將兵額本朝自南北通
好已來定州路兵額當及十萬累系後見銷耗至熙寧元豐以
前定州猶不減二三萬人後因封樁禁軍闕額錢糧朝廷催務
封樁數多轉運司利於銷兵貪費更不切招填因致逃亡日止
即今春秋大教大數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
尚乃如此其他州軍即可知矣賊兵敵境聲迹相聞使形勢如
此豈得便使省由邊帥不思經久利害彈於重明朝廷不復以
緩急爲務遂廢定州馬步禁軍共二十一指揮近年毋得指揮或
除四百人仍招填不足目今乞將逐指揮人數却復依舊額定州

依乞元降朝旨，常令及二萬人，仍乞於京東西路招刺添填訖
置官健，元所貴稍減兆邊，不敢張皇四民畜財用。勘會河北累
歲災歉，以大河移徙，生齒之流，民力凋弊，公私之絕。目訪聞
本管定州即目人糧不至乏闕，唯是錢物甚無見在，係累以東
糧食亦闕，兼自去春至今，有未曾支散。正定州一年約支錢
二十二万貫，見有要籍雜課利收錢，只得一十二万，有要支長欠不
是轉運司添給方予一年支計，今轉運司那融不行，屢曾干告
朝廷，已蒙支撥見錢文鈔，及借奉職等補牒河北州縣，既屢經
災歉，流死公私之絕，豈有餘力買賞？至於見錢文鈔，又專為博
買斛斗，以應用全闕。定州一月請般支使，約及贍軍資庫轉
運司見錢，秖有七百二十餘貫，絲二百餘匹，定武天威稍宜如
此，武蘇列郡即可知矣。況尺北狄覘邏，日夜使知，助力至此，何
以示威取重？伏望 陛下特賜指揮，將給除見錢收糴糧食足用度，
權許於賣見錢及諸州當常平錢內借撥一二十萬貫，付轉運

于變亂急闕支用却責限歸還撥今日窘急之數儻朝廷不爲講明窮索使人情窮溢緩急必致生事五曰謹探報臣觀古之爲將守邊第一必先覘邏若得其術敵人之情可以坐制先人有奪人之功其此之謂也與夫戰攻而獲勝不可同日而語切聞河北邊上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於酬賞全然微薄以致覘邏之人不肯探伺既不知敵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枝梧況當新舊之交未在情察訪聞即目安撫司所管回易本錢不多臣欲乞朝廷特降見錢文鈔一十萬貫添助回易如探伺得實則量添酬賞所貴激勸邊人虜情可得上（畢中請嘅元祐時除如定州）

議役法事　元城先生

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病遍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承詔立法之意唯以仁民愛物爲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之制民以爲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向南北之異

宜采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因不具備而更甲以明詔諭告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不通節文之間或疏略所未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厚重護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感悅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奸邪之人内懷覬望造播構議必欲沮壞至二三小臣政執偏見妄進邪說欲罷差役依舊募雇當職官吏不能為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迁就復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謂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而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以來莫之能廢議者乃請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設官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乃棄其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之非理又使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日益兼并下戶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朘月削寖以窮困積元分之負民益一分之上戶輕重倒置最乖其要此臣切謂以之

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者省而易給以終身累歲計之則所出不
貲而難供今聚斂之臣唯欲誅剝生民而不為天下久長之慮
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之輪差不及三番處番差役太重臣亦
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
役人五十三万六千餘人元豐之日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
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
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即減十萬九千之額謂之輪差不足亦
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連值凶歲人戶流離番次不足之
處則在有司通融補助然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覩國
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既皆中
理考觀已試之效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尚容移奪臣切
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
差法已善陛下正當善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躰國堅聖邪
說而乃縱使姦邪倡為異論搖動人情或亂天下故議者謂今

日紛紛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邪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願陛下特書敕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成法不為奸人之所壞天下幸甚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一

策

時議策七

議鄯鄯事宜策　　　得得居士

臣聞去歲熙河路以瞎征投降因取湟鄯二州朝廷委陝西運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相度秦熙甫以二州爲不可守胡宗回以二州爲不可棄更奏異同紛若白黑旬後覆軍殺將果失鄯州秦希甫之言驗而白罷運判胡宗回之言不當而仍舊作帥蓋章惇蔡卞曲庇帥臣欲幸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諱邊患方口一辭以爲不當切以用兵累年公私困竭加以物貴人饑解兆禎壞万一更有邊事國家如何枝梧臣伏願陛下取秦希甫胡宗回并臣庶所上論邊事書一處類聚編排參驗可弃可守之策則利害灼然不可掩矣然後選差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員齎手詔往邊上問帥臣及監司將官等各令具棄守二策結

軍令單狀奏聞則自然着實供析不敢依違附會矣　右臣伏覩熙寧中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武睿斷設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為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為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之初為益耗謀臣宿將視紹聖之初為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未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為國失信奪貸為寇立召邊患強欲兼并湟鄯二州自去蕃兵覆軍殺將也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死用徒耗中国又湟鄯二州均為唃氏之地鄯大湟小唇齒相依既已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取韋蘭會寨置壽寧軍耕所不可句若此夏賊之地吾攘敵之國取之

有名也今湟州迺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
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乱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
取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
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為藩籬也今既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為
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二萬疋
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為讎則馬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
可見矣西邊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
瞎養哆族平日與唃氏同輔中國今吾既與唃氏為讎則彼畏
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結連以抗中國四患也万一夏賊因
唃氏之困擁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為腹背之害五患也
況聞自得湟州已來歲費三百万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
路邊面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也內帑之積
三百万者亦有幾也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
衆棄已成之師耶竊聞陛下備嘗講究其事始差內臣李某領

差內臣鄭居簡皆知本末本路走馬郝平及姚雄苗履亦嘗具
利害數奏觀此事勢所宜多方休養不宜更激邊患萬一五路
同日有警兵困不給財竭不續糧乏不繼虜或乘虛侵犯關隴不
知朝廷何以支梧又聞陝西運判秦希甫知鄜州胡宗回曾有
文字互奏邊事不同又聞邊人實封言邊事者甚衆邊人所陳
其言必實臣伏願陛下取上件文字類聚一處子細參考則是
非利害不可掩矣然後選差謹厚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員齎
手詔往邊上密令帥臣及本路監司將官等各具疏棄守二者
畫一利害結軍令狀聞奏以參合希甫宗回及邊人封事臣願
陛下更令二府大臣各具己見論列若議論不同即令結難務
盡其詞以是而止如其互異違衆公肆偏見則俾之先具用若
干兵馬須若干資糧擇何人往守約何時無患若有敗事先坐
首議陛下徐察其所言審其所處則安危之機成敗之效曉然
於目前矣昔漢武帝亦嘗令韓安國王恢詰難邊事往返五六

其後敗事愿任其責今日治邊正可用此策矣　右臣先曾論
湟州事乞陛下俯稽衆議早定棄守之策又曾論亦氣事乞陛
下仰推天變豫防夷狄竊發之虞天道幽遠理難取必方此恐
懼以俟妄言之罪乃今月初八日夜伏見月暈圍畢昴謹按漢
志曰畢昴天街也其北為胡其南為漢而參爲趙魏之郊昔漢
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徒示必
有可考矣以陛下躬堯舜之資乘千載之運小心順帝動無
過舉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蓋天心深愛陛下欲陛下畏懼
修省先事為備故變象之來併在數月推考象類皆為兵應雖
非諄諄理不虛示臣謹為陛下先論湟州次論陝西五路沿邊
經論何比略具畫一如後　一湟鄯二州乃唃厮囉地唃氏世
効忠順有功朝廷爲國家與國自真宗時継遷爲寇唃氏以兵
牽制卒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
寶元元昊不順唃氏常出兵以助中國仁宗册封武威王自是元

有夏賊之虞唃氏必為中國之助朝廷所以無熙何以西之憂者以唃氏為藩籬也前年因瞎征羸擄失國出走王贍胡宗回乘彼之亂妄邀納土殺降攘貨自去藩籬覆軍殺將失信夷狄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鄯湟獨尚留不唯孤絕地不可耕饋運艱阻勢難獨守亦恐唃氏銜怨結連夏賊或勢力微弱為賊所并自此西方吐蕃諸族必盡服屬夏賊夏賊益強國家邊面益廣由階成文龍直抵蜀道悉鄰西賊之境蓋不啻五千餘里其為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陝西歲失買馬之利而已故臣願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湟州棄守利害如不可守先下手詔選命邊帥一員令於境上召瞎[illegible]與大小隴拶等諭以前年邊臣生事非朝廷本意斬王贍於境上黜宗回於遠方罷其湟州擇所當立之酋責以如祖宗以來世守忠順則費財遠守自開邊向之虞庶幾息矣今不早定去取設若力屈不守發兵殺將挫損國威又欲如前年置而不問耶昔瀘州邊事韓存

實止以不即追乞弟神宗皇帝命斬於邊上王贍之罪蓋不止
百倍於存寶一日斬首足以息邊人之寃憤矣　臣聞往者
朝廷許令諸路進築人人務深入虜界多築堡砦以希功賞故
不復計較之險易地之遠近守之可否兵屯財用為國虛捨
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規難臣之虜更既練之師且夷狄之性
貪而怙亂侵其土地彼已不分建立城砦又有可欲今日納款
特以力困耳彼其為心亦豈一日不忌有逞哉遠不過三五年
近不出一二歲天時人事必有邊警自關中歲歉物貴已六年
矣去歲雖豐物價至今猶五倍平日不獨糧食踴貴加以財用
匱竭官員俸給累月不支諸軍料錢往往併月平居如此萬一
有事何以應副兵財亦亂理有必至臣願陛下特下手詔嚴勅
逐路帥臣俾其各畫地圖指陳攻守之策蓋新築城砦僅全舊
有堡砦漸廢欲新舊並守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饋運滋
隊地里疏遠則鋒隊必多鋒隊既多則救應必艱萬一寇至處

揆限隔內外睽阻首尾不應則堡砦遠者不特無益適足為患故臣願陛下勑帥臣具新舊堡砦何者為可守何者為可廢何者可以兼存何者可以並罷俾之直論不得觀望成敗之際嚴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異議俾任其責如漢武之責王恢自然不敢逞其私意矣昔仁宗皇帝嘗御龍圖天章閣詔近臣問以西北多故將帥不得人令具疏以對況今日邊事之重大臣於此可以悉心公論矣 一臣聞前年河北水災居民流移自永靜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縣大率類此千里蕭條間無人煙去年歲豐無人耕種所收苗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迩強敵居民流散倉廩空虛城郭不修甲兵不利萬一有警何以為計今朝廷雖行鬻爵以佐用度縱使多鬻所得有幾又地土不耕收獲至寡雖鬻爵入粟勢豈贏余取之本路無由卻足臣願陛下力節浮費痛減用度發內帑之積募人漕東南之粟誘民歸業課農務本

密務監司牧守繕器械修城壘簡選將領訓齊卒伍踰時限歲嘗若有待焉赤氣之起月暈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此天象之變可覩而知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北界者幽薊之間往往剽之為軍中國虛實彼固知矣虜主老病以年轉其胡雛桀猛性頗好戰狼子野心難以信結萬一我無備有所越趄則國家豫備安得默然而無意哉此人事可覩而知也昔真宗皇帝嘗謂輔臣曰設險興功守邊之利若漸為之制善莫大焉此祖宗之事足以為法國家太平百五十年財用彫弊無甚今日昔仁宗皇帝積之數十年而神宗皇帝用之哲宗皇帝積之十餘年而紹聖耗之陛下適承彫耗之後遠無熙寧之富庶近無紹聖之畜積去年哲宗山陵用罷今日太后園陵又作既建西宮又繼明堂支用之廣不可勝計陛下萬事節儉痛加約損經費常用尚恐不足以此事勢豈宜更有邊事伏望聖慈留神深覽更與二府大臣公共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事臣恐賊

謝于談笑陛下擢置言路小大之事知無不言出於愛君不暇他恤惓惓之心不勝千萬

議和戰策　曹恭愍公

臣伏見醜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難防樓櫓未集未免遣使涖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之急而欲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為便然予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弭其患豁壑之欲發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有保邀凌近郊劫掠畿甸者今宿將勁兵勸王畢集師律素明鉦聲大振則今日之用武亦使盟約雖未可改也然我先敗盟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也然我先出兵則不祥為今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釁而動使漢過不先然後為善和議之說既已施行則兵之策必有方略以臣愚料之不過檄三鎮使以死捍敵行反間以疑其心合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於此然此可用之河北而未

固用之於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無可虞苟一不成萬有餘覆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埸之吏告賊黨之將至儻或合謀以犯城闕豈可決勝負於一擲乎若賊先敗盟不得已而用兵則主大議者當厲兵壘戰以敵王愾而保宗廟為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衛宸極而護鑾輿惟朝廷之上什謀而早圖之寔天下之幸

議棄三鎮策　　　蘭陵孫公

臣聞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夷狄驕橫桀中原以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猖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云之不果為腹心之患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一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限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肆復元祐諸臣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海禁錮子孫累赦

不有可為酷矣今自大臣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紓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如卷舌不言上為計耳臣獨何人首唱此議蓋區區之愚以為割地之後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强國勢選將厲兵以固吾圉輿衰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烈未為失也儻以失三鎮為悔追責首議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竄裔臣甘之如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朔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之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俾無重腹心之累矣

議攻守策

定菴先生

臣嘗熟思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則乘機而動量敵而進可速可遲其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則突然長驅忽爾入寇有莫測之變有

難當之舒其勢皆是在彼也以彼我之勢論之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今重兵分委大將各提重兵天威震疊士氣鼓勇所謂攻之之策廟堂有神算主帥有宗略自不得而議也唯守之之策臣請詳言之陛下已詔移蹕建康前臨大江俯近淮境非若睢陽之比也防守之備可不嚴乎又況豫賊雖屢敗而未曾殄滅事窮勢迫必須求救虜人我之所患不在豫賊唯防虜人雖嘗逆料虜人不爭土地唯利金帛知吾國家所有不如往時彼無所貪必不妄動然原其所以立豫之意非唯使我中國自相屠戮亦欲爲其藩籬今聞車駕進蹕建康有北河之意若漸逼中原豫賊雖立虜人必須援之犯河北侵是賊區駈兵而入計亦不遠吾豈可不過爲守計哉勿信探報之言以虜勢已衰不足深慮寧守之而不來不可俟其來而不守也臣竊見淮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將帥相望此其勢不易犯也唯淮西路分閫

遠近有一軍今將移軍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壯聲勢之處不可空虛使西連岳鄂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濟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然此特在江之北若乃自江以南沿流一帶當與保護屯重馬以為控扼而建康須添置重兵然見今所管不多若於諸將軍中逐軍摘那三二千人每歲更番以守衛行朝增壯國威非唯禦外寇亦以防不虞如此經營守計既備則攻之之策何施而不可哉譬猶富人與貧人博而富人每勝非富人之能盡其氣也足以勝之也由是以言必知所以守之然後知所以攻之臣恐朝廷因前日之勝欲雪積年之恥急其所攻而忽其所守故願竭區區望陛下與大臣詳思熟計使攻守並行實今日之長策也

條陳邊防四策　　東山先生

伏見川蜀邊面控扼敵境自洮岷至于大金洋入自興州階關至

至于横歸延袤二千餘里自軍興至今朝廷遣大臣宣撫川蜀總統諸軍非不爲重然近者宣撫覆亡文以疾不起蒍與副貳而鄰境有欲起義歸明者夜攻秦州此無大將不敢輒應爲敵人殺散幸而邊境無事設或敵人乘虛深入諸將皇皇無所禀命一有差跌則川蜀危矣臣切見利州路金洋和閬等州皆節鎮州郡謂宜分遣重臣作鎮重本朝之威壯上游之勢伏見近年以來朝廷及席求賢登用議臣一時宰會省宰執從官其間或以微罪去位或以疾病免以寵以顯職遂其衰老身享高年出發美名閒居有祠祿人從有宣借致政有恩數身歿有贈謚待士如此亦不薄矣其或守臨兼謝疾病侵陵其俸祿華其職異其禮固宜然其間豈無強健可用之人臣謂宜如川蜀金階利閬等州皆可遣兩府重臣作鎮久聽命宣撫司或有屯軍去處並令節制軍馬緩急有事亦可那移應援臣又見比年宣撫召還制官未來舊官已去邊方危疑人情恐怖欲望陛下

宗旨所言如有可採乞賜施行所有襄陽两淮荆鄂江池等州
亦宜分差重臣壯長江形勢更乞聖旨指揮施行　又伏見川
蜀控扼蕃蠻自西和至于夔州亦三千餘里而蕃蠻孔道要害
沈黎為重自洮岷至威茂外境為西番自沈黎至施黔之外為
南蠻亦有自西域通貨其貨易者皆會于沈黎者本唐末年西川
節度之臣控制失策合六詔為一使得役屬諸部或不聽命假
以唐兵使之殺伐必役從而後已是致末年蠻寇兩蜀入自清
溪關路由沈黎嘉眉以突成都邛蜀黎雅等州皆被其害今蕃
蠻部落分散不相統屬無唐末寇掠之勢然臣切見侵軼之兆
蓋有漸矣始自乾道六年茂州西番寇邊州郡遣兵守禦擇
將權蜀人驚擾數月而後定明年雅州碉門沙平蠻因碉門寨
官失其歡心輒長驅深入燒碉門寨廣掠榮經縣下諸村而去
又至制置司發兵追討又殺傷官軍士丁二三百人州郡不能
誰何仍與愶賞講和息兵去年沈黎青羌奴兒部因與鄰部爭馬十

三疋守臣責令償之遂擁衆入寇掠十餘村人口近雖用邛部
川蠻兵討平青羌然自稱意邛部川蠻恃功邀賞有輕吾蜀之
意欽蕃蠻覬利而動生其貪心蜀人不得安寢而臥自此始矣
盖蕃蠻入寇虜掠漢人男女少壯者轉賣深蕃寨人得數千
所得牛羊穀米絹帛遂以富贍西蜀三邊蕃蠻之害始自戎州
更相倣習連年擾邊臣竊謂川蜀之禍未艾也臣伏見祖宗時
瀘州蠻不漏寇邊止教土丁官軍二百人朝廷遂移潼川府路
兵馬都鈐轄於瀘州置帥安撫瀘邊三州屯東軍千人今將百
年來邊患者控制得其要也臣伏見成都府有安撫使兩鈐
轄幷第一將皆在府城自可為方面之重臣謂宜移鈐轄一員
幷兵五百人於雅州屯駐仍於數內分二百人屯碉門一百人
屯榮經縣仍令本路漕司於鄰近州支移稅米充軍糧或就遂
應於衆出之際糴買應副緩急亦可控扼沉黎實為長久之利

天下恬嬉不戒于我者猶得以籌之帷幄制之罇俎而效之介胄豈無不捷也哉夫天下士名微官薄府不識忌諱出位犯分敢有自危之道然而觀時者窮深思遠慮猶有可危之理故謂之危言今夫議者復曰醜虜可滅而舊都可復也顧孰不願此奈何天下有緩急之機不可不察也方天下之機可以急乘則必先敵非先後之爲異而緩急之不同故也蓋天下之機方急吾雖烈用其民蹈瑕投釁以就一旦之功民將奔命而不怨知勞之暫而逸之永也是以其法當先意於敵天下之機方緩吾則務安其民以懲其心敵雖未要而使之已享休靜之樂而後可與持久而不貳是以其法當先意於民聞之晉有善御馬者適鄭則疾其策而適楚則徐其轡由鄭近而楚遠也故以遠近量其力而以疾徐爲之節不善者窮其力於一日而不求其致於千里未有不殆者御民猶御馬也可不察哉昔漢唐之取天下也其機在於急乘而秦之併六國也其機在於緩圖惟漢唐明

其機而固執之於其方興下蜀漢之粟起晉陽之師猝征亟戰專意於敵若無所恤然卒皆不過十年而天下大定惟秦昧其機而錯施之於其盛強行徙木之令嚴弃灰之誅深刑重賦忘意於民莫知少反六國未併而秦之亡形已成嗚呼察斯言也今天下亦可知矣請以人爲喻夫天下者人之身而夷狄盜賊者人之疾而元氣者民之謂也何則疾有客邪而敵有堅脆烏喙鬼箭之劑本以劫客疾於邊然而非所用於平日也故治痼疾者其術當厚養其元氣伺其堅以歲月勝從容擊之攻始雖甚危而卒有全理或者務稚疾之去而不知元氣爲死生之司命以百年之患而求一朝之功此殺人覆國者所以相隨屬也嘗觀王導之　事而得以晉室東駕焉中原塗炭宜食不下咽枕戈待旦先意於敵以刷大恥矣而乃建國都置宗廟畫疆斷壤甘心一隅曾無恢復之計深究其故東晉所以能成中興之隆而毋之累世者亦由王導明緩急之機耳東晉之敵堅于敵也其

法當綴圖於是建國都置宗廟畫疆畝壤以慰安民心使天
下知敵之滅否不繫吾之存亡則相與努力而親上不然奔走
畏避惴惴而為敵之慮而苟且日尋干戈殘民以逞是敵不滅則吾
無可存之勢而天下何勢而不貳歟況蠡之於越諸葛亮之於蜀
皆用此道也今天下誠非不足有為矣中原無堅勁之兵雄田
敵無勝攘之徧起於兵而醜虜則不可謂之服敵也其法亦當先
意於民而比年以來全蜀之民彌耕生而辦賦租採辦實而元
體弱者已十戶而三四而今歲尤甚輸征徭饑殍死于道往往
十五為羣白晝而剽食矣何為而使之至此極乎不知其形而
所甘影此何影也是非醜虜不可滅而不若驕之使自斃非譬
郡不可復而不若寬之使自歸按兵固壘來則御之去則勿追
抑使已之欲行恤人之政節用捐利以加惠民如此獨見太興
之治不足進而建武之業剽可致也溯者蘇明申飭有司淬礪
卒哉冗吏其亦察此兵孫惠王有仁人之心孟軻以一生而賦

之夫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是則危言於有
道之邦者固夫子之所許歟用敢發之以為芻蕘之獻

議和守策　　漢濱先生

臣等竊覩僕散忠義遣回書所陳語言不順仍肆凶悖執辱吾番
議官意在梗絕和好虜主父子慮其生事故取二小使而釋之
其專權怙亂勢皆能文君臣之間必將有變但恐虜主之力未
足以制之斯人不死禍難未歇今大言虛喝而未能侵犯者蓋
野無青草馬之弱蘇深春以後豈可必其不來番議官罪回而
不受禮物則所議必不成或雖相允從而別有邀索朝廷必有
以處之吾欲援契丹舊例而彼以契丹為非所擬吾欲倣景德
故事而彼以景德為不可用吾以國信通問而彼欲遣使報謝
又責吾破對越式禮體平身既不許我稱大字又不肯彼號北
朝未論四州之地歸正等人只此浮禮尚爾爭執則凡入國書
書章及稱呼禮數皆與虜意相違持是以往必不合矣番議官

不尊使事名位尚卑故雖遭無禮而亟得放還欲以致使副之來爾使副若往必不止此臣等雖能死節何補於國和議既爾則邊事其可以不慮臣等至盱眙四十日問之將帥劉寶輩深以兵少力分不足制敵為懼問之漕臣宋曉輩亦以錢穀闕之支用不繼為憂泗州雖有城壁而樓櫓器械未具虜騎出沒斥候全無識者謂賊若犯邊必由淮右空隙利於馳突若自淮右繞出直搗則泗州雖能堅守不過自保而已淮東形勢清河口為最急而隄備草草泗州去清河口一百六十餘里非控扼之所見今屯兵近四萬衆兩淮事勢單弱而委四萬衆以保一城其他要害之地恐守禦者有所不足也自虜人用兵未肯由泗州入寇城中諸將以為可守者盡僥倖不究耳此臣等所親見其餘諸處傳聞事體尚不論也今日之事或和或守宜速決大計必欲和議之成不知朝廷能曲從虜人意否既不能從不若早為之所遞虜彼計常持兩端以款敵而誤我國家請庶中和

戰並議兩說互疑自春至冬卒無定策虜至河上猶議集而不決覆轍未遠可爲龜鑑臣等願陛下與大臣孰議權利害之輕重而審處之欲和耶如何而可以必合欲守耶如何而可以必固和而不可合守而不可固遂延時月或誤大事臣等有所見不敢隱然冒昧誅殛上瀆聖聰惟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天下幸甚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二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四

策

時議策八

論監司

前谿先生

且閫外重之勢莫如監司蓋其勢與朝廷相爲低昂則貴勳於分憂可不愼擇乎朝廷苟察嚴則此爲耳目夜卒大法臺爲健人朝廷頑寬闊則此爲因緣苟偷觀爲循習方法新俗惡之初朝廷所以過此爲者往往曰從常循某權權路不變爵賞以與此爲關屬貴之門而其間以法意人情自責任者往往皆是也方斯時論者固有殲等踰防之譏而朝廷手赭相此爲以校括四方者亦豈不幾法寖以行矣俗寖以壞矣此爲亦遂發以貌相諉無復常故蓋未有如此日之可憂也方法新俗惡之初將一天下而首星之則其權力惡爲弱以集成爲急法既行俗既壞則尤當謹守而

挾持使無繼焉可也遂以健力者爲豺狼之人厭之以近屬相照濡可乎畢惟朝廷有憾於百年者正以此屬無守法任事之人而泰[illegible]衆坐視塗炭力回已去不返之風波而作新焉曾未久也而已輒解體是使往者歲月復如前日而又復更張之也概今之法謂之已行則獨應之人今尚多今之俗謂之已變則須極之言尚在奈何使此屬無故而罷休也且如云云造簿法行此朝夕既綸講之矣其外除虛實固大事也而守令往往書爲常程至有以前日手實中發爲驗者苟如此則臣保知此法未可以全成望郡縣也其所責不監司以苟簡敗之爾前日上下之勢如束濕而朝廷法令十有九不如意況如今日已放緝舉之後乎背以今文具然其縣大夫慵懦不力鄉胥手之因仍爲姦以害齊民者已深矣此非獨臣愚臣所聞於老世務者皆如臣愚無異也朝廷亦嘗惜片言之戒爲監司之勸沮乎非特此也其於法令之間見如文不見如不聞按部未畢三則以勞苦

爲郡在官未滿歲則以久淹爲歎者皆是也郡縣亦曰某監司按人無苛禮某司倉臨事有大體皆姑息因循之實也然亦朝廷有以致之爾或曰造新法用新進如前所外放是也守新法用舊人如以日用輩者輔高棠孔宗翰林積胡約之類是也朝廷之行往往與世俗之疑合則亦何怪乎監司之不勸爲近屬以致於苟簡而無畏哉此最當今急務不可緩圖者願 陛下乘士氣遏歸之時爲一鼓焉如曰天下無事何用使此屬勞擾哉此非臣所敢知也

論理財

臣聞財用空乏失助必有所以致空乏失助之實不困於費出必起於陷失此兩者浮沉財用之海也朝廷講此熟矣然知以遺利失財爲憂而忽網之置先及百姓此何道耶今內有司市易外有發運轉運更相寵斷決相征所開闔之權歸朝廷上而天下之利盡矣尚何疑百姓之私蓄以抗國者哉天子仁聖

賜民寬大此日為盛則理財之術但當究費出與夫陷兩者之源而已比年已前財用充阜求無不厭者非有真理財之意始今日也特無所事因循贍閱積捴呂餘而已自大興發之後官曹以倍費徒衆以傭費田以修治費水以疏决費軍械以預備費府寺以土木費蠻夷以問罪費於非常河瀆以防虞費於不測此數者費出之源也敢妄謂 陛下以宮廷犬馬臺池之故而費國毫髮乎是則費出以民雖有智者無所奈何然自意此數者容有可裁省消壞之費而未之盡得也夫城防自里潰於蟻壞大各于斯覆於鼠穴朝廷雖廣入之亦廣出之雖日理之亦日費之尚何望陳腐貫朽之賜歸于議者亦以謂朝廷急財如水火而不愛惜如塵壤糞土未有形迹而志於必成工財失力又輒弗治故小人之姦亦敢率易與事而朝廷亦自悅從焉審成如此則十口之家不能保貧況九州乎今朝廷力所備者具不能知外所儲者惟坊場之入而已不亦大寒心哉陛下無忍錄

銖之少者有積而致於鈞石者矣若毫釐之微有積而致於丘
山者矣則日朘月削使飽食無事之身不致於苦肥斯可也此
費出之源所宜究也若隱失之害則無處不有然名舉之則以
不足言實考之則又不可廢且以臣所見稽其州郡理欠之職
固隱失之權衡也彼居是職者有肯為朝廷一經意乎今折納
之法在州郡特理欠之一事爾自非重朝廷之遣使則名存實
亡文具而已果誰執其咎哉至於坊場走利之弊臣有論坊場之弊胥
吏占備之冗賦罰細故也積及無算而弗收積負累金可得也
墺至萬分而弗斂稅商不均而公私無據之弊臣有論在商賦農不
足而累歲無所歸監司雖才力不及則棄為羅殘郡邑異事而
意不經則以為漫夫以類推之則遺利失財無端緣而自況者
可勝也非不能為而圖為殘烈不肯為者可誅也此隱失之源
所宜究也天生有時地生有限人用之無窮而費出不塞其消
消隱失不尋其浸淫則期國之富強可得乎

論風俗

臣聞先王以厚俗爲本俗不厚則本不固此天下所由亂也方三王盛時政俗俱朴上下之接如骨肉親疎之間如室家而伐木行葦之詩忠厚爲辭歷幾千年而波澤之流無有窮已秦起於孤絕吞內六國遂奄九有攻守同道一切以殘忍濟而政疲俗弊出子分贅遂成氣習父子毋婦不能保其綱紀殺伐不義起於蕭牆之間胡越生於同堂合席之上賈誼已嘗有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之說自秦漢已來大抵風俗厚者易守而享歷長風俗薄者難守而享歷短夫禮義忠信所以維持大物者盡可斷棄哉細民因陋惟利是嗜異分分析不翅念熾而運大物者亦綴風俗汲汲以富國強兵爲根株使異政殊俗如此則相招以趨死地而已國雖富何恃而守兵雖強何恃而不亡也哉陛下以天性事兩宫以人倫友仲季孝友之化可謂播極無遐邇矣然百年之風俗未厚如三王而平居無

風靡彼秦人之殘薄難者殆是也傳習安固不自以爲非
而一鄉小國殷之家無幾焉熇極過泰則至身別飢饉以自
賜孝夫以盛德之流行謂宜渝其肺脾而爲秦轉遷尚以滋太
息者法過而恩衰專勝而情疏故也今法毋敢過於夫爲義絕
而其子非有犯則夕相義絕於夫以微覺事不節之愆有犯同
毋以繼擊子不情之罪固著矣然至使父死毋弱其子誘使之
致從毋不出幾微而兄弟交以不毋遇焉析生異炊以和養其妻
子它日其毋巧於其門餌以財娶之餘食者解矣一陷於誘餌
而流離孤弱不過旦暮毋子相失可爲殄絕此與秦俗何辨焉
天下不知幾幾而江淮之間尤爲橫恣使毋不能安其室而去
尚誅以不子況敢而棄之哉所謂同居撫繼至能長成前夫之
子者於法得資給之資况已足救母薄之俗也而獨於改適貧
不能生業其夫而歸者子母追復合離已析生異爨皆還之俱
貧不能自存者非如此則棄子不養其私而弱毋得其所矣蓋人

情不安室而去則雖貧賤昔見其夫凡棄其夫而歸者必非其本心而惡子之罪若矣父子既無親繼之相疑而毋子乃有復合之相愛豈不善乎陛下孝友至矣而臣言及此乃陛下加獎然冊單勝母之閭者也

論人材

臣聞皇帝希整置之際閑而不以載御則爲傷塵猶積薪家傳龍璜置之暗陋而不以獻酌則汙賤猶瓦器人材依聲殆有類此盖天下不可一日無人而胚胎盤錯固有漸就非君師孰識之哉朝廷撥大鼎之後干歲不調之餘者養賢無方可謂盛矣然臣不擬鞱有疑者或大作之或大毂之使人材一擾而惟悴何也比年之前取材之路廣用材之甚峻得材之數眷寡乃斯時也天下之士挾寸鉄者不安於家日夜增長人以見遇相淡瀾君臣權衍各得所欲可塞而忽也一噫之式至於廢錮取材之路迫狹如山蹊用材之甚陵遲如蟻垤得材之數益荒如壞甯天

下之士闒茸廢於家渚矣無復雕琢煌煌可觀之光采也夫豈
以取材之路廣則爵祿有濫及之憂爰用材之甚嚴則小人有輕
進之患也哉君子小人更爲倚伏兼收博採則比類何所不容
艱之識用君子識除小人而已以輕進爲患而一切拒其來王
所謂廢錮於噎也臣官小邦去國爲遠莫能旌知然此日取材
用材得材二者何如哉臣恐士大夫委委放意不自振舉山林
遺野安以鄙論疑朝廷也臣實人材比他物本重不同是以提
撕於前攔策於後嘗使之以千里爲歷塊九州爲畐上可也少
不介意則平居稽會身以幸免一遭急難則爵祿濫及尤甚矣
取材太廣之初小人輕進愈分於用才太峻之際豈若謹持之
原作輕之中足以爲天下英豪之歸得乎詩之用賢育材當有
大平無事之秋蓋太平無事則人君以人材爲不急而有至於
藐藐然也古者有大過惡朝黜擯廢若金盜嫂目賊是也匿
金盜嫂目賊苟有材亦贖焉亦不得以一時之陷溺遂終身廢棄

凡人見困於空乏拂亂之地動心忍性者衆矣從而後用之則感激罪悔可以死責此古人所以有取於困乏盜嫂自賊之意也自願陛下加廣取材之路於申山澗試以難劇若昔始事之時至於宿被放廢者得復用以洗滌山川鬱鬱之滯氣加收用材之甚無遂廢於小人輕從之嗜加富得材之數以上齊文王棫樸宣王采芑之事數也事物相醜補利害何如哉蓋自天地開闢已來未有以多得人材而反至於潰亂弱削者也

論水利

且蜀水之利常與天澤上下同流則其為便大本言可知興廢緩急若有常數者昔年以前天下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脈天下之田無一畝不化如膏腴言利者有興利者賞障利者責訶謂盛矣事功中休情偽雜出言利者皆興利者僥障利者喜矣天下之水有汪深自浸而猶行潦也天下之田有異壤亦增而猶瓶石也此豈獨人知之雖乃宸衷嚴亦則陶之矣夫水與田利

厚農富國政事之所推而興廢不經隳違矣竊以嘗先王濬溝
洫夷阡陌之意乎朝廷自集功起滯今十年小人輕舉以敗
天助亦豈小哉然頓以荒治有秋者不為不多矣蓋沮議於憲
者常以輕舉損費為辭以番撥借力為惡役吝一無功者而
旁逢其距人害其善之私意此方今之不可不察也以臣所居部
觀為萬安子路潛三湖廣袤萬餘頃利養空餘族可安可激可
興可復此模自臣所知也方洪起之初則人人以利獻及殺壞
之後人人以害撓是利害異無端倪而特因時高下望風向逆
而藉眾口以為權衡臣所目擊也臣所目擊如此則其不見者
遺利夫時可勝遺假邪豐年繼歲猶夫潛亟不動固凡情也及
斯時也決而趨功則食足養力足使上以輔天下以相地與夫
凶年飢歲艱食絕力上下不相扶持之時豈止倍蓰哉臣言利
者莫切其言利之精拔獻圖輕家誅故洫事則有不如其言利
之精拔獻累少恐故洫事則不稱其興利之實使朝廷擇賢否

瀦蓄則置牧畝未肯自陋以自必矣臣常竊歎人君有願治之誠人臣有肯治之材天下有可治之實三者合會譬如四時或徃或來如循環中不幸一跌則三者俱廢良心美法俾成汗漫舉天利動大功亦安得無全害者耶禹之治水今所見者特其功已成道已順故也迺顧踈政因循於不言之間在所思尋豈可以枉民力費民財爲禹步徒哉臣愚謂宜先飭監司各分所隸郡縣使以所隸水土之利害來上曰某可興可復某可緩可廢用財若干用力若干歷幾歲月天子從中斷其是非然後責成臣又特設爲監司興利賞罰以勸其前則彼各分所隸矣不得不思而有賞不得不慕而有罰不得不畏也往年兩浙有監司興水利小人沮功輒以無保明監司刪賞爲言而朝廷亦不報信如此則亦孰肯策勵其慮必躬必力以成朝廷輔相天地之志于天豈一興一廢果有常數焉而人君若[illegible]受耶不然是不惑也且以召伯一堤言之廢壞留關雖童子以爲不利而置陳

朔放必若彼者又非一人也而彌今二年付之悠悠如此則尚可望疏天下之水如血脈化天下之田如消膏也哉且所言特利於來船者而利舟楫者尚不在焉

論縣邑

臣聞守令之擇其難一也而令尤為難方天下曾使無事則銓門如歸市爭取徑去無留轍者比年已來銓法為之一變先後名歇當與不受往往淹歷歲時或下就空閑不急之官以此藏其身至用撥武廣使衝得過惡之人以充其芝盡縣令之輕未有甚於此也朝廷所以集成治功其根本在縣令而使士大夫有不樂就之心銓司有輕用之意受命之日一縣之綱領百里之民已自攜貳矣尚何督責寄委之應文哉以吕究觀縣道其法度既已可守而甚者特苗役事有階失不正則之裒斂又力壁所辦則雖百十苗役般足念也誠不樂就者縣有大小事有簡繁大自繁者過常多小自簡者過常少然其間盡心力為之與

天假卻休閒而治者同一官守同一罷去而上下法綱又常密於大縣無功足過在人情亦安肯俛首就之哉溯率之前縣有除次其祿金分十二至十五隆殺之差非此色人不得為此等縣雖甚衝繁然亦可以徼文吏今選人祿金第為一例其以資序外銓者又別事也祿金卑則利圭田圭田卑則利事簡三者無所利而徒就事繁多過之地雖使皐夔會來尚有難色焉且以見武人以試法換班子以歲月選往往出為大邑其辭言進止百色極梗良可取也侮而以責其稔政事為陛下愛百里之聚寬乎是為姦胥惡俗之恐舍而已以此言之良不洗之過矣而揚弓破膽又可知也臣聞諸議者謂宜以事體簡劇為中下三等上縣月給食金五十中縣月二十下縣不給仍以所隸縣賦討不係省錢充則官無損廢而人有樂盡之意矣今兼攻之邑區字之寄一比常邑所給為優一比常邑所給等並言輒此所以人人幾就焉陛下試以今官考載之有安坐無事而

月給食錢者何可勝數至於州縣主權之官出錢入粟曾無寸勞而數滿歲則已自以輸給之矣又於縣道重爲借予又况官抑橫賦而使人人樂爲其利害何如哉乃者右議爲借貸歲年外季等賞則已嚴過甚而覺有不及聞者況今興利補益試法差吝其常與大率用此又加以縣道歲月之要則益紛紛矣所以亂縣道者愈重矣然後可以議擇材而使也故凡上縣則擇之中書爲宰除以倣今守倅權入之法或旁外或正用皆可也中縣委監司以所謂職色者差擇焉是一舉而可得之也則賢者得盡其材而不肖者可以謹守免過令司農之丞簿以歷縣道爲正義新進書生有不習稼穡之勤者則兩司農上有大吏非以爲所得專而猶恐爲之若此況一邑百里付在令平而使之紛紛顛倒爲左右口實彼丞佐亦安得必敉正之哉朝廷每一造新則嘗責監司以鞠校察選僉成爲急而監司又忽忽奉行而已與其游談之於末流則曷若追諸出之本一清焉爲利孰

年以水利擇利固善矣然一邑百里徒以水利為恤則亦關民事有異可以悠悠而已哉今所謂長官者人人善之而謂諸郡守皆曰知縣亦可使親民之官與其夫牧子民也亦在朝廷有以勗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四